

超文本文学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罗香妹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从超文本文学所具有的多元化、跳跃性、发散性的基本特征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比较分析得出: 中国传统思维的混沌性与超文本文学的不确定性, 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和感悟与超文本文学的发散性,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超文本文学的审美境界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关键词: 超文本文学;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混沌思维; 直觉和感悟; 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2-0239-04

在郝大维的《爱欲与反讽》一书里, 写到存在于人类文化发展有记载的起源上的两个主要论题。第一个论题是非宇宙论的, 因为它不承认存在一个有着单一秩序的宇宙。与此相反, 西方传统文化产生第二个论题则声明存在着只有一种单一秩序的宇宙。在上述第一论题中, 关联性思维是很重要的, 这种关联性思维是随意的, 以联系和区别为前提的。它最基本的特征是抛弃了对一个单一秩序世界的信仰以及运用感性意义的秩序超过了逻辑意义的秩序。马塞尔·格拉耐曾将关联性的思维方式视为“中国人头脑”的最根本特征^{[1](70)}。这种关联性的思维方式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圆形思维。它强调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变化的, 而非一成不变; 整个世界都是螺旋式上升, 而非直线式前进; 以致整个思维流向必然呈现圆形循环, 而非直线式递进, 或出现三段论法^[2]。如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已认识到对立面的相互依存, 相互转化, 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的因素。这种圆形思维自古以来就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

而网络超文本文学是在以打破传统, 削平深度, 颠覆权威为基本特点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 依附超文本技术而突起的全新的文学样式。初看起来, 它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似乎应是一新一旧, 很难扯上关系, 更不用说具有相似性了。其实不然。网络超文本文学打破了传统文学文本的物理局限, 呈现出多个文本的文学样式, 跳出了传统文学的直线式思维模式, 体现出思维多元化。它的整个思维流

具有多元化、流动性的特征, 是一种典型的发散式思维方式。超文本文学虽是全新的文学样式却在无意中接近了中国传统的圆形思维方式。考察中国传统的圆形思维与超文本文学所表征出的思维特点, 相似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思维的混沌性与超文本文学的不确定性

混沌与思维方式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然而, 对于世界本原作混沌的推断, 不仅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命题, 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确立^{[3](209)}。《庄子·应帝王》中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相遇中央之帝浑沌的领地。浑沌待他们非常友好, 倏、忽二帝寻思报答浑沌, 二人想, 人人都有七窍, 因而具有视听食息能力, 唯独浑沌大帝没有七窍。于是他们决定每天给浑沌大帝开凿一窍。结果七窍开成时, 浑沌大帝却死了。原来中央大帝浑沌一旦七窍洞开, 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这个故事是中国古代崇尚模糊思维的产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 老庄哲学的“道”典型地表现了浑沌这一特征。老子的“道”是一种浑沌的、恍惚不定、似有形而无形的东西。它通过拒绝明确的分析和认可模糊的感悟去获得工具理性所不能达到的那种丰富、曲折和深远的意域。并且茫茫宇宙, 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 变化的, 都在

“道”中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共同发展着。它从根本上否决了单一的、固定不变的、直线式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这一特点与超文本文学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超文本文学不确定性特点是通过与传统文本的比较而显现出来的。传统文学是一种直线性的、单向的、缺乏变化的文学样式。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常常蕴含着一条清晰、明确并以时间为维度的内在逻辑线索。由这条线索所引导的故事情节、时代背景、人物形象和故事结局都是作者在成文时就以固定的三维物理文本确定了下来。尽管传统文学也可以“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种效果是由文字的间接性和读者因素的多样性导致的。传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被作者确定了的,是直线地存在了的。超文本文学彻底地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直线性,传统文学的那条内在的线索在超文本文学中被隐匿或化为若干线索。就像罗伯特·库维尔所说:“传统叙述的时间连线消失在一片地形分布图似的风景画中,或者说消亡在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里。”^[1]在一部超文本文学作品中,可以隐藏若干故事、若干人物、情节和结局,并且对于同一人物或同一情节有不同的结局。所以别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一个读者也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例如:网络超文本小说《特别的新年夜》一例^[5]:

今天是新年的夜晚,和女朋友早就约好的你一直焦急地等待着下班,终于,到了下班的时间,可是,经理却忽然叫住了你,那么,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而你又将度过怎样的一个新年之夜呢?

由此进入.....

“60, 59, 58, 57.....”

你死死地盯着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时钟,随着秒针一秒秒地接近 18:00 时整,心也一分分地紧缩,浑然不觉额头上的汗水悄悄地滑落脸庞。

“哈! 乌拉!”你终于一跃而起,以无与伦比的高速手法关闭了电脑,一把抓起西装,潇洒地套在身上,画着旋三的舞步就出了工作间。今天可是除夕啊!

前面就是经理的办公室,从大开的门口里透出的灯光来判断,经理一定还在,你开始放轻脚步,悄悄地接近门口。经理是个工作狂,平时有事没事总会找借口要员工加班。今天可是个重要的日子,你可不想被拖住。

经理的房门就在眼前,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坚决而轻盈地踏出了第一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你

的身影刹那间淡如青烟,如同一个没有实质的影子一般一晃而过,眨眼就已经落在了门那边的阴影里。

长出了一口气,抹抹额上的汗珠,“总算逃过这一劫了!”你暗自庆幸,抬脚就要往电梯口走。

突然,经理室里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小林啊!”

这一声虽轻,听在你的耳朵里却不亚于如雷贯耳,迈出的脚步立时僵在了半空。

“怎么办?! 是假装没听见,悄悄地溜走,还是乖乖地进去?”

乖乖进去。

假装没听见。

.....

当点击选择“乖乖进去。”这一链接点时,出现一个故事情节,当点击选择“假装没听见。”时又会出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情节。整个文本是以节点为基本单元,以链为枢纽,以网络为平台,所组成一个相互联系,变化并发展着的树形结构。从某个角度说,超文本文学整个布局也是模糊的、发散的、关联的,它并没有一个既定不变的故事等着读者去阅读。当读者打开一个超文本文学作品,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了单一的秩序,没有了稳定的、清晰的线索。从纵向看,每一个链接点的背后都隐藏着无限的玄机。文中的情节是不确定的、多变的、流动的。只要读者在阅读时点击的链接点不完全相同,他的第一次阅读和第二次阅读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从横向来看,各链接点之间是相关,相对的。一部超文本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模糊混沌、多元化、不确定、不断联系和发展变化着的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毫无疑问,在这点上超文本文学与中国传统的模糊思维是相通的。

二、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和感悟与超文本文学的发散性

所谓直觉就是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越过严格的逻辑证明而产生的突发式直接把握客观对象的思维过程。它具有潜意识性、非逻辑性和突发跃进的特点。所谓感悟是自然而然的认识方式,它超越有意识的逻辑思维,依靠生活经验和感官体验来领悟客观事物。直觉和感悟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

的思维方式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个由直觉和感悟为主导思维所统治的模糊世界。她可以感受而不可分析,可以领会而难以言说,存而不论,可知而不可言,让活生生的生命和世界的本相作自然的澄明。例如庄子说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以及禅宗的“拈花微笑”。“神遇”是一种感悟方式的言说,是一种心物感应而达成的原初默契^[6]。“拈花微笑”是一种直觉形象方式,是至深至妙的传达方式,是实现“实相无相”的直觉和顿悟的方式。再如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眼前的花、鸟到“溅泪”、“惊心”,这是诗人思想、情感,想象的一种跳跃,是由直觉的“触景生情”到感悟的“情景交融”。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乍一看似乎与超文本文学沾不上边,其实不然。

超文本文学是一种只在网上生存的文学样式。网络思维是由众多节点相互连接起来的,立体化、无中心、无边缘、发散性的网状结构。就超文本文学的写作而言,作者没有严谨的逻辑推理,主要靠自己的直觉和感性经验去创造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就超文本文学作品而言,它不再具有作者精心安排的中心线索,更没有表达作者写作目的的主题思想,传统的内在结构和线索被多个出口的“迷宫”所取代。超文本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了对于某一特定事物的多元选择,使读者从传统文本的霸权构思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从直线式的“自圆其说”的思维“暴政”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固定的内部结构和外在形式的“哑终端”的“围城”中释放出来。在这里几乎没有空间限制,完全可突破时间和逻辑的线性轨道,自由翱翔于思维的广阔天地,进行随意的跳跃。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超文本文学作品只有开头,而中间和结尾不再直接展示。在这有头无尾的文学文本中,没有中心,没有边际,又好像有多个中心、多个边界。当读者在阅读时,必须利用超文本文学作品所赋予的选择权才能使阅读继续,必须尝试埋置在作品内部的文本链接才能将叙述带入由你的兴趣路线所形成的形状。也就是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文本的呈现,没有读者的选择链接就没有完整叙述的开显。而读者面对超文本文学的多元链接时,他们的选择是盲目的、偶然的,是没有任何逻辑性的,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或者是出于对生活的感性体会,或者是出于对选择项的感性认识,或者只是潜意识的驱动。

由此可见,超文本文学是具有很明显的发散性的。也正是超文本文学的发散性使文本从写作、作品到读者的阅读都离不开直觉和感悟。

三、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超文本文学的审美境界

在中国古代,文人和哲学家借助于直觉所得的模糊感悟完成中国古代哲学主客观的融而为一,建构起“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的思维传统。《易经》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母也,故称乎母。”又说,“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这就把人和天等同起来合二为一了。这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贯穿到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整个历史,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艺术领域,尤其在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中国园林的设计,就是以建筑为基础,将山水花木虫鱼高度融合,把自然和人统一起来,创造了一个“凝固的诗、立体的画”的独特的意境。园林创作凭借联想和想象,以自然山水为基础进行创造型的审美活动。游客则依据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验、凭借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文字信号,在观、品、悟中丰富园林景象,参与园林景象的再创造和园林意境的开拓。建筑家们往往把园林设计成立体迷宫,不管游览者出于园林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观赏到独具一格的迷人景色,体会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交融的高远意境。

毋庸置疑,超文本文学作品是由读者和作者共同创造出来的。读者对于文本内部链接的持续选择是作品真正得以实现其自身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读者与超文本文学作品相互融合,相互实现,达到“人文合一”的审美境界。这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每一部超文本文学作品在整体上说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法国作家莫泊桑曾说过,公众是由许多人构成的,这些人群朝我们叫道:安慰安慰我吧,娱乐娱乐我吧,使我忧愁忧愁吧,感动感动吧,让我做做梦吧,让我欢笑吧,让我恐惧吧,让我流泪吧,使我思想吧。传统文学作家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用一部文学作品来满足读者的千差万别的要求。而超文本文学作品在它诞生那时起就是一个包含了能让读者感到安慰、娱乐、忧愁等各种各样的审美体验的内容,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虚拟世界。置身于超文本文学的读者既是

游览者又是导游, 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 选择不同的顺序去组织不同的故事情节, 选择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命运, 产生不同的故事结局, 从而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当读者进入打开一部超文本文学作品时, 就好像游客进入了古典园林的大门。当读者点击链接点时, 就好像选择了一条通往别具一格的风光的道路。在这里, 读者作为活动者(而不是简单的欣赏者)与超文本文学作品相互交融, 彼此不可须臾分离, 人融化在文中, 人文合一。从某种角度来说, 超文本文学的“人文合一”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文学形式上的初步体现, 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高远意境的现代回归。

参考文献:

- [1] 安乐哲. 和而不同: 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2] 金丹元. 中国艺术思维形成之文化背景[J]. 文艺理论, 2000(5): 112-119.
- [3] 陈江风. 天人合一[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 [4] <http://www.booktide.com/news/20030827/200308270008.html>, 2003-12-24.
- [5] <http://wenxue.tom.com/tushu/hudong/index.htm>, 2003-12-29.
- [6] 姜耕玉. 中国艺术创造“三圆”论[J]. 上海: 文艺理论研究, 2000, (5): 26-32.

Hypertext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ode of thinking

LUO Xiang-m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Hypertext literature is a new kind of literary mode which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hypertext technology. Some of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re pluralistic, jumpy, radiation. It happens to comply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de of thinking.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this point from three aspects: vagu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and uncertainty of hypertext literature; intuition, appercep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and radiation of hypertext literature;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which is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 and aesthetic horizon of hypertext literature.

Key words: hypertext literatu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ode of thinking; vagu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intuition; appercep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oneness of heaven and man

[编辑: 颜关明]